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三回 移花接木三條計 動魄驚魂一紙書

卻說紫旒拿了月梅的二百元鈔票，出了梅春裡，恰好巷口有一輛東洋車停在那裡，紫旒跨上去坐了，用手一指，那車夫便順著所指之處，發腳飛跑，轉了兩個彎，到了大馬路鳳祥銀樓。紫旒喝叫停住，跳下車子，給過車錢，走到鳳祥裡面，在身邊掏出一張票子，交給櫃上說道：「這兩樣東西做好了麼？」櫃上人接來一看道：「好了。」隨即取來一枝銀水煙筒，一個金荳蔻盒，先後都上天秤秤過，取出算盤算了一陣說道：

「煙筒二十八兩三錢；盒子四兩六錢一分七釐。除收過欠找一百三十五元六角。」紫旒取出鈔票，點了一百三十六元，櫃上收了，開過發票，找出四角洋錢。此時已是入黑時候，紫旒拿了東西，仍舊坐了車子，走到三馬路同安裡落車，正要進去，不想迎面遇了有聲。

有聲道：「方才到公館裡奉候，不想閣下仍未回去。遇見了令親賈伯翁，說閣下天天在同安裡花錦樓家，所以我特來奉訪。不料貴相好說，今天閣下不曾到過，並且約了朋友今天又麻雀，朋友已經到了，還不見閣下到云云。我因為閣下不在，便走了出來，不期恰好相遇。」紫旒道：「如此恰好，就請到裡邊坐坐。」有聲道：「不坐了。我不過受了閣下所托，方才子翁回局，我問過他，他說這兩天要解一筆機器款，這幾天裡頭不便挪移，所以我專來回復一聲，免誤了閣下正事。」紫旒道：

「費心得很，遲兩天看罷；倘我在別處弄不著，再來求老哥費心。此刻沒事，何不請到裡面坐坐呢。高興打牌，我們再邀兩個人，多開一局。」有聲道，「這個我一向不懂，少陪了。」

說罷，拱手別去。

徐步繞行，轉到了四馬路。心中暗想：紫旒急到拿官照出來押錢，何以還有心神又麻雀？這點鎮靜的工夫，真是令人佩服。一路上想，一路上東張西望，不提防後面忽然有人高叫一聲：「有聲。」有聲回頭看時，卻是李仲英。有聲立定了，仲英道：「你到那裡去了？老總要請客，四面八方的抓人，卻只抓不著，連你都不見了。」有聲道：「在那裡？請誰？」仲英道：「請兩個生客，在同安裡花小葆家，你快去罷，我還要找紫旒呢。」有聲道：「你莫忙，紫旒不消找得，我知道他在那裡。先到了小葆那邊，我包管你一抓就來。」仲英道：「如此好極了，我們同去罷。」於是二人走西蒼芳，穿出了同安裡，到了花小葆家。

只見子遷還在那裡，還有兩個客。有聲招呼一遍，方才知一個安徽人魯薇園，一個南京人李開士，都是要入金礦股分的。有聲正待細談，仲英道：「你且說紫旒在那裡？先請了他來再說。」有聲道：「紫旒今天是主人，在隔壁花錦樓家，請他只怕未必來；除非你親身去對他說，請他來陪客，或者可以請得動。」子遷道：「奇怪，紫旒和花錦樓前幾天鬧斷了，發過誓，永遠不去了，何以又去起來？」仲英道：「不要管他，且等我親自去邀了他來，再問他這個。」說罷自去了。薇園問子遷道：「有翁可是也在山東回來的？」子遷道：「有翁是新近聘請的，一切事情都仰仗得很。」有聲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兄弟不懂事，一切都仗子翁指教。」薇園道：「有翁一向恭喜是甚麼貴業？」有聲道：「向來都在長江一帶經商的。」薇園道：「這金礦辦起來，倒也是一件大商務。兄弟向在漢口，這回是慕名而來，打算多少做點股分。」子遷接口道：「薇翁今天到局裡來，說起打算要做五百股，是一位大股東呢！」

說話時，仲英已偕紫旒走到，彼此相見，通過姓名。仲英道：「紫翁今天十分賞臉，他在花錦樓那邊，是碰和的主人，本來走不開，被我說之再三，方才請人代碰。」子遷道：「屈駕得很！但是你前幾天就賭神罰咒的說，永不到他家去了，怎麼忽然又去碰和？」紫旒道：「這些小孩子們，何必和他認真呢？說說罷了。我聽仲英說，魯、李二公都是罕客，所以特來奉陪。」薇園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久仰得很，今日幸會。」紫旒道：「聽仲英說，二位要做金礦股分，這件事很好的。」開士道：「兄弟無此力量，薇翁是一意要做。因為初到上海，地方不熟，由兄弟引到貴局的罷了。」紫旒道：「兄弟雖不是局中人，然而一向與子翁相好，深知他這個礦辦得極得法。前次已經將礦苗寄到日本，請化學師化驗過，回信來說成色極高，可以獲大利的。子翁已經寫信去聘這位化學師，大約下月就可到了。」開士道：「所以一個人要講運氣。那一座礦山，放在那裡，怎麼偏偏被子翁找著呢？」紫旒道：「找著了，也要碰巧和這位撫帥有交情，才肯下這個札子。有了大憲提倡，招起股來，才得順手。」薇園道：「這麼大一個局面，子翁、仲翁兩個人就撐持起來，足見得才幹不小。」子遷道：「這邊只辦招股，沒有甚麼事，山東那邊人多點。」紫旒道：「這就是子翁實心辦事之處。差不多的有了這個局面，那裡容不下十來個人？」

說話之間，席面擺好，發出局票，相將入席。花錦樓就在隔壁，首先到了，在紫旒側首坐下，把一個嶄新的金荳蔻盒子放在面前，跟局丫頭拿的銀水煙筒，也是嶄新的，配上一條珠練條。仲英笑道：「這兩件行頭，一向不曾見過，想是伊老爺新送的？」花錦樓嗽了一眼道：「你管他。」紫旒道：「那個冤大頭才化這些冤錢呢！」花錦樓又嗽了紫旒一眼道：「都像你，我們都要喝風了。你伊老爺就是化冤錢，也冤不到我們身上，只梅春裡一處，就夠你一冤的了。」子遷笑道：「這是一瓶上好的鎮江醋，小心不要打翻。」花錦樓道：「你又何苦代你們小葆背履歷呢。」

紫旒道：「你們且不要說笑話，我們談正事罷。薇翁既然答應了大股分，我看子翁的招股章程上也應該列薇翁的大名。」

薇翁是路過的，不能常駐局內，他應該派一個人到局辦事，這是兄弟統籌全局的辦法。因為有鑑於近來招股的毛病，你看甚麼煤礦局，甚麼鐵礦局，起初的時候，莫不是堂哉皇哉的設局招股，弄到後來，總是無聲無臭的就這麼完結了。那裡頭有甚麼奧妙，我們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。然而總逃不出辦理不善四個字之範圍以外。若要辦理得善，頭一著先要諸大股東和衷共濟，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商量了。方才聽見仲英說，薇翁打算認五百股，照兄弟愚見，喬子翁認的是一千股，莫若薇翁也認了一千股。有了這兩個大股東，事情一就更容易措手了，不知薇翁以為如何？」薇園道：「這倒不忙。等兄弟商量起來看，未嘗不可以多認點。」開士道：「本來招股這件事，大股東越多，零招的散股越容易。但不知山東官場肯認幾股？」子遷道：「這個是官督商辦的局面，官場股分卻並未提及。倘使我們股分招得好，也樂得不要官款，免得事事掣肘。」

說話之間，眾局陸續都到了，一時管弦嘈雜，釧動釵飛，紙醉金迷，燈紅酒綠。直到九點多鐘，方才散席。魯、李兩個先行辭去，子遷、仲英、紫旒三個人，切切私語，有聲見此情形，便也先行辭去，子遷也不相留。

紫旒見有聲去後，便對子遷道：「這件事倘使徒事游移，是一定弄不好的，我勸你早定主意的好。」子遷道：「這件事都是仲英鬧出來的，此刻騎虎難下。到這裡開辦了三個多月，來的不滿一百股，喜得都是零股，沒甚要緊。此刻來了這個大主顧，吃他下去，我沒有這個膽量，放了他去，實在是捨不得，總要求你代我出個主意。」紫旒道：「依我是有三條計策：山東撫帥的公子，現在上海，我與他相熟，還說得上兩句話，你先放膽吃他下來，然後央求撫帥公子，我們打伙兒走山東，設法認真把他這礦務拿了過來我們辦，此是上策。放膽吃了他下來，連前頭弄來的，一並絳分了，各走各的路，只把有聲丟下，此是中策。這兩條計策都不肯行，只索推辭了薇園的股分，只吃點小買賣，此是下策。」子遷道：「紫翁的上策太難，中策太毒，下策又太平常來了，我想大家從長計議，總還可以定一個善法。」仲英道：「我倒有一個善法，我們暫時只管依紫翁的上策去做，做得到便好，倘使做不到，我們將計就計，就行那個中策，豈不乾淨？」紫旒拍手道：「妙！妙！到底仲哥閱歷多，見解不同。我們就依仲哥做去。」子遷道：「這件事最好先見了撫帥公子，打聽打聽那條上策辦得到辦不到，再作商量。」紫旒道：「這也容易。你要見撫帥公子，他就在隔壁花錦樓處碰和，說不得我到那邊再擺一台酒，代你們介紹介紹，可是說話一切都要留神。」子遷道：「凡緊要的去處，我一切都讓你說就是了。」

說罷，一同出了花小葆家，走到花錦樓處，登樓入房，只見和局未散。花錦樓親自代了伊紫旒，還有陳雨堂、蕭志何兩個打橫

對坐，花錦樓對面卻坐了一個本房間的丫頭。紫旒先介紹了子遷、伯英，與陳、蕭兩個相見，然後問道：「五少大人呢？」花錦樓道：「到群仙戲園去了。說是等看過金月梅的《紡棉花》就來的。」紫旒道：「碰和了幾圈了？」花錦樓道：

「剛剛滿了五圈。」紫旒道：「快碰完了這一圈，我還要請客呢！」

花錦樓把牌一推道：「那麼就不碰罷，何必一定要幾圈呢！」紫旒笑道：「左右五少大人未到，就何妨碰完了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要了紙筆，點了菜，又寫一張請客條子，到群仙去請五少大人。條子發了出去，又和子遷、仲英切切私語了一回。請客的回來說：「五少大人不在群仙，打聽得是到梅春裡去了。」

紫旒再寫了一張條子，又代送到梅春裡去，便坐到花錦樓後面看碰和。剛剛六圈碰完，還在那裡算帳，未曾散坐，五少大人帶著月梅到了。

紫旒正在招呼，五少大人還沒有開口，月梅先冷笑道：

「和還沒有碰完，檯面還沒有擺，便寫甚麼客齊請帶局來？」

花錦樓連忙起來，招呼到一旁坐下。紫旒也介紹喬、李過來，相見通名，一面叫擺檯面，一面把喬子遷在這裡招股辦礦一節，略略提起。霎時間檯面擺好，紫旒起身讓坐，發出局票。酒過三巡，紫旒便對五少大人道：「這位喬子翁向在山東，與一個廣東人合辦招遠金礦，鬧到後來，彼此意見不合。子翁本來答應一千股，五百股的股本早已交了去，自從去年鬧翻了，子翁便獨到上海來招股開辦。可奈前路那個廣東人，此刻還在山東。」五少大人道：「那廣東人是誰？」子遷道：「姓李，叫李子選。」五少大人道：「此刻打算怎樣呢？」紫旒道：「此刻打算求少大人向老師處說句好話，或者仍舊合辦，最好是獨歸了這一面。」五少大人笑道：「怕不能這麼容易罷？我今夜還有兩個局，少陪，要先走一步了。」說罷，帶了月梅起身自去。紫旒送到樓梯口而回。幾個人草草終席，也自散去。

子遷、仲英回到鴻仁裡，只見有聲一個人坐在那裡出神，還不曾睡。原來有聲從花小葆家出來，便一直回到金礦局，茶房進來說道：「今天有個朋友來過，留下一封信在這裡呢。」

說罷，在硯台底下取出一封信來，卻是封了口的。有聲一看，認得是文述農筆跡，暗想留個便條，何必封口，述農未免過於仔細了。拆開一看，只見寫著道：

刻得一警信，禍機在一發之頃。急趨報，奈覓行蹤不得。

請於明日一早，到舍面談，萬勿遲誤。知名。閱畢付丙。